

親訪萊比錫樂韻之路 與音樂家們跨時空相遇

清冷的冬季，記者跟着香港藝術節的朋友們前往萊比錫，走訪了其城市文化規劃中一特別項目——萊比錫樂韻之路（Leipzig Music Trail）。萊比錫與許多著名音樂家都有深深淺淺的緣分，巴哈、孟德爾松、舒曼、華格納、馬勒等，都曾在這留下足跡。順着樂韻之路遊蕩在這城市中，恍若與音樂家們隔着時空分享故事，是另一種奇妙緣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這次走訪，尤為驚喜的是，碰上了老朋友施耐德教授。2013年，記者到德國交流學習時就曾在萊比錫碰到他，那時是夏天，他不辭勞苦，拎着一個笨重的老式卡帶機，在有限時間中帶着我們「暴走」萊比錫。一到相關的場所，就繪聲繪色地講解音樂家的故事，並播放相關的古典樂曲，令人印象深刻。

施耐德教授本身是物理學教授，對音樂情有獨鍾，自己會彈管風琴，說起音樂的故事眼睛就透出光來。他說，不少城市都有音樂家的足跡，萊比錫比較特別在於，雖然經歷了二戰之後的社會動盪，許多音樂家生活及學習的場所仍完整地保存了下來，「這種特殊的情況往常只可以在維也納看到。」但與維也納不同的是，萊比錫的音樂名勝都離得很近，不僅場所離得近，當時的音樂家們也很親近，於是他們之間有數不盡的故事流傳下來。萊比錫樂韻之路的策劃初衷，就是將這些地點聯繫起來，方便人們在城市觀光的過程中一一造訪。這個策劃20年前就開始提出，中間卻遭了市政府的兩次拒絕，最後是在市民的堅持下被保留下來，直到6年前開始被實施成形。

現在來到萊比錫，會不時在城市地面上看到銀色的流線型標誌，那其實就是樂韻之路的指示箭頭。跟着箭頭走，會來到不同音樂名勝，前面會豎着標誌柱，上面寫着名勝的編號及簡介，配合樂韻之路的手機Apps，便可以收聽講解及相關的古典音樂。

現在，就跟着記者走訪其中幾個標誌性地點吧。



■施耐德教授在舒曼故居的迴旋樓梯處迎接我們。攝影：尉瑋



■在萊比錫歌劇院旁邊的華格納雕像。攝影：尉瑋

舒曼與克拉拉的甜蜜四年

1828年，18歲的舒曼來到了萊比錫，初初他學習法律，但對音樂的熱愛與日俱增，逐漸為他勾勒出未來的職業願景。來到萊比錫一年後，他輟學，開始跟隨音樂教師Friedrich Wieck學習，正是在這位老師的家中，舒曼邂逅了年僅11歲的克拉拉。克拉拉是音樂神童，首次登台演奏時才9歲。長時間的相處，兩人暗生情愫，但這份感情被克拉拉的父親嚴令禁止了。「舒曼住在克拉拉家時，經常給她講述童話故事，幾年後他們兩人就私定終身了。但克拉拉的父親不同意這段感情，因為他希望克拉拉成為聞名的鋼琴家，而不是家庭主婦。他禁止兩人以各種形式聯繫，舒曼唯有通過音樂傳情，將密碼隱藏在樂曲中傳遞給克拉拉。直到克拉拉21歲，經過漫長的訴訟，二人終於被法律認可，結為夫婦。」施耐德教授說。

舒曼與克拉拉結婚後的前四年，就在這棟房子中度過。這裡不僅孕育了舒曼的「音樂年」——新婚後的第一年，作曲家思如泉湧，創作了大約150首鋼琴曲；更是這對年輕夫婦接待其他音樂家朋友如華格納、孟德爾松等，並共同交流、創作的地方。甚至他們的頭兩個孩子也是在這棟房子中出生。

現在來到舒曼故居，走上古樸的迴旋樓梯，可以在最大的會客廳中聽一場小型音樂會，想像當年舒曼與克拉拉在鋼琴前為朋友們演奏、賓主盡歡的時光；也可以在旁邊的偏廳中仔細查看二人留下的生活物件。故居博物館中更有一間Sound Room，設計得充滿童趣。整間房間以畢德麥雅時期（Biedermeier-period）風格建造，顏色明亮，一幅卡通壁畫勾勒舒曼時期的生活場景，妙趣橫生。最有意思的，是房間中間的音樂裝置，藝術家Erwin Stache將各種各樣舒曼時期的生活物件懸掛在天花板上，當人停留在下方，頭頂的物件就會發出各種聲音。圓頭小皮鞋踢踏作響，磨咖啡機嘰嘰嘎嘎，電燈的鎢絲滅滅間有吱吱聲……不停移動腳步，就能作出自己的「交響曲」！



■舒曼故居的其中一間房間屋頂繪上了舒曼與克拉拉。攝影：尉瑋

■隨着腳步的移動，每個人都能打造自己的「交響曲」。攝影：尉瑋

■萊比錫舒曼故居。攝影：尉瑋

■舒曼故居中展出舒曼與克拉拉的生活場景。攝影：尉瑋

■Sound Room中間的音樂裝置。攝影：尉瑋

■鋼琴家Igor Gryshyn在Old St. Nicholas School中為我們演奏華格納的音樂。攝影：尉瑋

為巴哈獻上小黃花

走出舒曼故居，往格拉斯博物館的方向移動，會穿過一片清幽之地，這是Old St. John's 墓園，傳說中巴哈的最初埋骨處。被尊稱為西方現代音樂之父的巴哈與萊比錫有着不解緣，他曾在這個城市度過了整整27年的時光，曾為聖尼古拉教堂和聖托馬斯教堂服務，同時擔任管風琴師和合唱指揮。在萊比錫期間，巴哈創作了大量的清唱劇，他的許多作品也在此上演，例如《馬太受難曲》在聖托馬斯教堂首演，而《聖約翰受難曲》首演於聖尼古拉教堂。回首巴哈在萊比錫的歲月，沒有什麼浪漫的光環，更沒有什麼傳奇色彩。為了生計，他除音樂職務外，還兼職各種工作，可謂是勞碌異常。早年間，他厭倦這些俗務，不時擅離職守，與僱主間的關係便時常緊張。這種種拉鋸、妥協與角力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終點。生命的最後時光，巴哈纏綿病榻，未及完成《賦格的藝術》就撒手人寰。他去世後，僱主們如釋重負，已馬不停蹄地尋找繼任者，哪有半分緬懷之心？而他的音樂，在接下來近50年的時光中都乏人問津。

說起巴哈的埋骨處，亦令人鼻酸。曾經長久，這位音樂家的落葬之處都無人關心，直到1894年在Old St. John's 墓園發現了「疑似」巴哈的骸骨。說「疑似」，是因為當年並沒有嚴密證據證明骸骨的主人，只能憑藉其頭骨的形狀與大約樣貌推測其屬於巴哈！之後幾經輾轉，巴哈遺骸被遷往聖托馬斯教堂，在主祭壇前建立墓碑，總算有了一個莊嚴的場所，供樂迷們瞻仰。

當天，施耐德教授帶着我們來到巴哈最初的埋骨處，那是現今草坪上黃色鋼圈所圍住的一小方地。大家依次為音樂家獻上一朵小黃花，抱着十二分的虔誠。



■為巴哈獻上小黃花。攝影：尉瑋

■巴哈在墓園中的最初埋骨處。攝影：尉瑋

■聖尼古拉教堂中的巴哈像。攝影：尉瑋

青年華格納的求學之所

與萊比錫錫分匪淺的音樂家，還有華格納。萊比錫是華格納的家鄉，他1813年出生於此，後因父親去世母親改嫁而全家遷往德勒斯頓，直到14歲時重返家鄉。華格納曾就學的Old St. Nicholas School就坐落在著名的聖尼古拉教堂的斜對面，是萊比錫最富盛名的歷史建築之一。現今，這棟紅頂白牆的房子仍保留了自己的歷史外觀，但內部空間經過改建，頗有了幾分現代風格。只是樓中的音樂廳在2012年進行了修復，仍保持了華格納時期的原貌，這個音樂廳也成為了唯一一個成功保存下來的華格納早期生活的場所，被賦予了歐洲歷史遺產（European Heritage）的稱號。

當天，我們在音樂廳中，聽



■Old St. Nicholas School 攝影：尉瑋

■Old St. Nicholas School部分建築內部現改建為十分現代的空間。攝影：尉瑋

烏克蘭鋼琴家Igor Gryshyn演奏華格納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的片段，琴音在小小的房間中流動，時光搖蕩，竟是無比愜意。

建築中也設有常設展「The Young Richard Wagner 1813-1834」，該展覽在2013年華格納誕辰200周年時開幕，將華格納的早期生活呈現在觀眾眼前。有趣的是，展覽空間由數個相連的小房間組成，內部打造如同洞穴，光線幽暗，嵌在牆上的展品透出微光，很有點「探秘」的氛圍。展品融合許多數碼影音互動元素，通過觸屏，觀眾可以自行探索有關華格納早期生活的文字及照片，也可以聽到一些不大熟悉的華格納早期作品。

在香港體驗

Leipzig Music Trail

近期無法造訪萊比錫？沒問題，適逢萊比錫歌劇院即將來港藝術節演出，《萊比錫樂韻之路》展覽也將同時舉行。屆時，大家可通過展覽了解萊比錫的歷史古蹟和音樂名勝，一窺音樂家們充滿煙火氣的生活故事。

時間：2月28日至3月3日
中午12時至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堂

這次旅程匆匆，施耐德教授有濃縮樂韻之路的精華，帶我們走訪有限的幾個景點。下次若有機會到萊比錫，儘可以多留一些時間，閒庭信步，跟着城市地面上的標誌，以及手機apps的指引，慢慢探索音樂家的生活故事。當日完成走訪，抬頭再看周圍，只覺得有滄海桑田之感。斗轉星移，這城市已無數次改變了面貌，音樂家的足跡也消失在時光中，幸而留下來的音樂精魂不散，滋養了一代代人。想到這，那清冽的空氣中也蕩出一絲絲溫暖來。

周末好去處

2018 國家地理會德豐香港攝影大賽得獎作品展

影像的力量，超越語言與文字。《國家地理》雜誌與會德豐地產再次合辦國際攝影比賽，為16歲或以上的香港攝影師提供一個國際平台展示他們優秀的作品，也讓香港的美好事物以更受注目的方式呈現給世界。

「2018 國家地理會德豐香港攝影大賽」主題是「香港故事」。大賽分為「自然」、「城市」、「人物」、「手機攝影」共四個組別，今年總計收到超過四萬件參賽作品，當中有業餘的攝影愛好者，也有專業攝影師，競爭相當激烈。參賽者不僅來自香港，也有澳門、台灣、中國內地，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美國及加拿大等共19個國家及地區。

日期：即日起至3月3日
地點：「海港城·美術館」

